

孤獨之旅・尼泊爾

李友中

「這是哪裡？」

「尼泊爾。」

「我從哪裡來？要往哪裡去？」

「你已成為山的一部分，一千萬年的喜馬拉雅山。」

「不！我只是觀光客。！」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躺在小旅社，四肢麻痺，嚐試愛與和平的滋味……
大麻。

戴花嬉皮說：「掌紋即大地脈動」。凡被尼泊爾
惡魔『巴斯馬雪』手掌碰觸的，皆化灰燼。

『加德滿都』乃灰燼城市。灰黃大地，尼泊爾子民
乞求觀光客施捨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「我的機票，終站是……？」

「你是誤觸自己，化為灰燼的『巴斯馬雪』。終將
落入千萬年梵天懷抱。」

「你的內心是你的終站。」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我夢見自己是一隻被壞巫婆吻醒的雄蛙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古老王國尼泊爾羣山，是衆神住所。Han Suyin
的小說『那座山還年輕』所描寫的邦索谷地，現在是伯
卡拉風光秀麗的費娃湖，四周環繞喜馬拉雅羣山。雄
偉的安娜普娜峯有一千萬年神秘的沈寂。

「喜馬拉雅山的死亡比地表上任何其他山脈來的
真切。」英國登山家喬泰斯科在『殘酷之旅，聖母峯
(Everest the Cruel Way)』寫道：「偶而，它會帶走
我們的朋友，如果不是帶走我們自己的話。」一年後



加德滿都：國王路。90年尼泊爾民主運動暴發前夕

他在聖母峯東北山脊失足喪生。

一千萬年，對喜馬拉雅山而言其實很匆促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我發覺自己是鼻子變長的木偶皮諾丘，每次抽煙
時都燒到鼻子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我躺在河畔。一面聽『隨身聽』的貝多芬『命運』，
面觀看河對岸焚燒屍體。

雙腳浸在河水裡的老婦嚥下最後一口氣，然後被
抬上『河壇』。

僧侶唱歌起舞，在柴堆上澆一盞油燈，河上瀰漫
起燒肉味。同一條河，人們正在洗澡、洗衣、刷牙。

黝黑的賣唱小孩啞啞奏著胡琴，額頭點著紅粉的
青年兜售著飾物。

河水無聲無息。

從口袋掏出上溫湯隆的『死於撒哈拉』。

「……我真的敗給了撒哈拉嗎？……12月31日的太

陽沈到地平線下，雲朵染成橘黃色，獨自一人望著落日，有些想哭。」

「…對撒哈拉著迷，把一切賭在撒哈拉，卻在撒哈拉丟了性命。…在灌木底下像睡著了般死去。匍匐在熱沙上一定還想求生，但知道必死時，卻不慌不忙。睡下來，忍耐著飢渴，忍耐著絕望，嚥下最後一口氣。人臨死的一刻，才能顯示尊嚴。像古代切腹武士，生命既然要凋謝，就像櫻花般爽快。」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黃昏，破舊佛寺。

女人匆匆在象頭神像前擺下祭品。

披袈裟盤坐的長髮嬉皮轉身來對我微笑問道。

「Are you a traveller?」

「Are you?」我反問。

「No, no more.」他指指腳下灑紅粉的土地，「Nepal, “final destination”.」一張英俊稚氣的臉，眼睛像湖水般清澈。他伸出手，我們握手。（這雙手，殺過人。）他說。（戰爭時？）我問。（不，十三歲時。我甚至不知道對方的名字。然後我被送到精神病院住了十年。）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他從僧袍掏出一塊餅，剝兩半。我接過一塊，咬了一口。尼泊爾脆餅有一股濃厚的胡麻油味。

「從精神病院出來那天，我去看電影。我在販賣部買了十三條巧克力，塞滿身上所有的口袋，以補償失去的童年。」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（那是遺傳，）他說。（嗯？）我看著他。（遺傳就是：我哥哥是蒙古症，我則是精神分裂。）

我抬頭眺望喜馬拉雅山的落日。山影瞬息萬變。

他握緊拳頭，一下子鬆開，說道：「我緊記派克大夫的話：『若暴怒時，砸東西，不要砸人，千萬不能傷人。』」

「派克大夫讓你出院？」

「他告訴我，『找一個單純的地方，孩子，接近人羣，但不要太接近。安靜地過日子。當有幻想時，記住，那只是幻想。』」

「幻想？」

「幻想，」他說。「十三歲以來的無稽幻想，噩夢…黑色展翅蜻蜓般，巨大的耶穌（祂本人）向我襲來，『放開我！』我叫道。『你是誰，放開我！』然後在暴怒中我抓起鐵鍊不停砸、砸。」

他的眼神轉灰暗，緊盯著遙遠喜馬拉雅山峯。

「我喜歡木匠的工作。…瘋子最適合當木匠，可以很專心地砸，我是說砸『鐵釘』。」

「我母親…她從沒有到精神病院看我。我走了幾千公里，找到她。她看到我十分驚嚇，就像看到一個…」

「瘋子？」我說。

「瘋子。」他點頭。「她尖叫著，不要我接近。她哭著說生下我是個錯誤，我和我患蒙古症的哥哥…“a natural mistake!”」她要我跪下，承認自己是工廠的不良機器。她說她血裡帶有罪惡的因子，所以她永遠不寬恕自己，更不寬恕我。她希望我接受耶穌審判。」我沈默著。

他也沈默。

「你承認自己是錯誤的產品？」我問。

「我承認，只要能得到她的寬恕，我承認！」

「你承認？」我喃喃重覆。

「然後我看到她陰暗的房間，擺滿了聖徒雕像，那是她永恒的贖罪儀式。其中有一具黑色展翅蜻蜓般、巨大的耶穌雕像…原來不是幻想！」

尼泊爾脆餅哽塞我的喉嚨。

「我開始狂怒，我砸碎所有雕像。大叫『寬恕我！寬恕我！』母親說『絕不！絕不！』。我衝出那個地方，再也沒回頭。」

夜幕低垂，我用力別過頭，掩飾轉紅的眼眶。

遙遠的費娃湖汎起濃霧，一隻孤單的水鳥滑過水際。

他拍拍我的肩膀。

「Be a good traveller.」他說。「謝謝你為陌生人掉淚。」

「有些人…永遠在孤獨的路上。」我說「我稱爲，孤獨之旅。」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我拾起機票，上面寫著『飛行終站：臺北。』

作者／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／前日本大學矯正科醫師
／峯茂矯正中心負責人。